金壘子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魏相因許伯白去副封

宣帝即位徵魏相爲司農遷御史大夫下丞相僅一等尊顯矣夫天子既雅重其能勢無不可顧言事而相諸所論奏如請抑損霍氏權如白先去副封以防壅蔽皆剴切當上心言之宜無不從而廼必因

平恩侯許伯何哉至元康中諫錢匈奴時已為丞相其疏乃云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夫疇咨博詢固帝王事然何必攣攣外家耶相蓋以為託重於戚則其說易行推功於衆則其謀必協而不虞后黨顓政之端固自斯開矣夫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外戚之可憂豈惟一霍氏哉

長民者毋鄙夷其民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長民者謹毋有鄙夷其民之心惟求諸我而力行之漢之蜀郡蓋時

之心則渤海之盜可為良民情鄉之民可為子孫

以為蠻夷之區也而文翁之治蜀郡不以蠻夷治蜀郡也興學校除更繇凡以教之故蠻夷之人皆為弟子率而刀布之俗翕然歎美漢之渤海盡時以為盜賊之藪也而龔遂之治渤海不以盜賊治渤海也開倉廩選良吏凡以養之故盜賊之人皆為良民而兵弩之習忽而鉏鉤矣夫教之行雖蠻夷可為弟子而況不為蠻夷者乎養之隱雖盜賊可為良民而況不為盜賊者乎又曰弛逐捕尉安而牧養之則渤海之盜皆可使為民廉平不苛求

宣帝遇臣不盡光武

嘗磬厚人存問而受之則桐鄉之民皆可使為
子孫

論衡初稟篇光祿大夫劉琨前為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援東漢書儒林傳偶然耳此是琨對光武之言所以深嘉其長者若其言出於光武則撿臣下之長矣又西漢書龔遂傳遂治渤海數年上遣徵遂議曹王生願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言遂還問其故王

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對以此非臣所知乃臣議曹教戒臣也子謂王生所以教戒遂不過歸功君上此亦人臣對其君之常語恐遂不竢生言自須為此彼宣帝雖神明亦何緣遽知其非出於遂而云云哉不嘉之為長者而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既掠其善復薄其能宣帝之遇臣

不遠光武遂矣如遂者已有能而不恃人有善而不隱斯真所謂長者彼宣帝復安所求長者哉又按遂本傳渤海亂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輕焉然則帝之不意滿於遂固有自矣復召見且又數年形貌則故而加之以耄矣而謂之之言所由發也哉爲天子用人乃以年貌格士繆矣夫太公老周公短可廢耶漢法郡守課最多召入爲九卿而遂止拜水衡都尉

紬也。王生一言。乃擢拜爲丞。何番番黃髮者之不幸。喋喋利口之多幸也哉

趙充國屯田

漢宣帝時。西羌先零罕开等反。趙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畧者。解散虜謀。而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請擊之。天子下其書。充國議以爲此空言。非至計。而公卿議者。皆是武賢。上乃拜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即拜武賢爲破羌將軍。璽書嘉納其策。以書勑讓充國。使急裝。因天時勿疑。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

陳兵利害。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將軍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

言。遂上屯田奏。而上輒下公卿議。丞相魏相任其計可必用。上於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果不煩出兵而羌服。充國振旅而還。唐明皇方事石堡城。王忠嗣爲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酬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援。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李光弼入說曰。大夫付萬衆而不立重

賞何以責士勇有如不捷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衞不者黜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而李林甫陰使人誣告忠嗣帝怒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卒後翰引兵至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秦少游謂有道之將福於己而禍

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為克國之不繫卒开忠嗣之不攻石堡近之中閭兩天子惑於浮議故宣帝以辛武賢言促令克國進兵明皇以董延光言詔忠嗣為助兵而兩將持之益堅至於迮愛子之諫抵信將之說而不從所以為賢然克國反覆上疏必行其計忠嗣黽勉出兵而陰撓其策忠嗣所處又不如克國矣蓋亦為明主一忠言哉然論人者必論其世處克國甚易處忠嗣世難克國之反覆上疏恃魏相之內主

丙吉不以醉飽失士

也。忠嗣之黽勉出兵。憂林甫之中制也。夫事豈一端哉。范祖禹氏謂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說而勿出兵。夫固守前說而勿出兵。是也。然白起非殷監乎

丙吉為丞相。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人復何所容。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張安世以父蔭為光祿勳。時有郎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醉而汚

與溺焉過也過而汙丞相車茵猶可也過而溺殿上不可也吉之放吏而安世之遂不發郎聿者何也罪疑者惟輕何以知不及水漿疑也有過者無大醉而溺焉過也且夫五丈之城而樓季不敢犯也泰山之高千仞而跛牂牧其上者陵遲故也天子之殿廷而以郎溺聞非所以風於四方也故安世之所蔽者郎吏之小過而存者朝廷之大體也

漢陳萬年爲御史大夫嘗病召其子咸教戒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

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今致萬年始以賂遺許史尤事史高得入其爲御史大夫代于定國則以侯丞相丙吉病獨留衆人後至昏夜乃歸吉以故薦之諂之效也其復將以教其子耶咸年十八以父任爲郎郎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萬年以爲弗類已故戒之將俾一如乃公所爲然咸自見父死躋位中丞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時石顯用事顯權而咸年少抗節獨與朱雲頌言顯短致罹中廢咸可謂國司直矣非復父之風類

也至再起爲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乃一爲貪酷者何耶既滯於郡守不得入見后進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皆以廉儉躐躋公卿時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乃數賂遺湯予書有卽蒙公子力得入帝城死不恨之句竟徵入爲少府則晚節末路其諂又加乃公一等矣又何以獨徵其父諂耶此亡它咸萬年子也年少立朝蠭氣一往直自謂富貴可拔契取冒險觸忌不復顧惜然皆血氣爲之用也已更窮躓則深

自悔創摧抑消沮。悉呈故態。無復叩頭牀下之激昂矣。故君子貴以理義養其心。而不以血氣之盛衰爲之進退。以道德立其志。而不以富貴之得失。置其忻戚。此所以能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浩然而無害也

望之褊心爲戾

蕭望之剛直大臣也。然平生褊心爲戾。直是可憾。既不欲人以威名逼我之後。尤不欲人以大權當我之前。如韓延壽爲左馮翊。代望之。而望之爲御史大夫。輒令御史按問其在東郡不法事。乃更大赦

望之何獨不置延壽

者。竟用殺之。此是忌其名。而欲阻之也。既爲御史大夫。而丙吉爲丞相年老。天子雅重焉。望之乃奏言三公非其人。三光爲之不明。意在退丙吉而得其處此是忌其權。而欲推之也

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爲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望之何以獨斷斷不置於延壽耶。延壽爲馮翊。秉望之之後。而

名過之。非望之之所平也。望之欲挾以相傾與。不然。何見闊畧於丞相而獨擯於望之也。然延壽之爲東郡。治飾兵車。至效放尚方用事。爲御史所案。坐是棄市。何也。豈直氣踈節。不能自檢抑。望之與延壽相訐。望之爲御史大夫。案事者即其屬。風旨之下。何求不得。延壽亦終亡以自明耶。然即信亦何害爲延壽也。夫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塞門而反坫者。非春秋賢大夫耶。宋寇準知永興軍。以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走馬。承受奏

準有叛心。真宗驚。乃出奏示執政。太尉王旦熟視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騃耳。可劉與準知之。上意亦解。延壽之不免。惜望之之不為王旦耳。雖然。延壽亦未得為無罪也。初望之按問延壽放散官錢事未證也。卽繫之。宜上表陳訴。否則席藁私室。以待公論之白而已矣。乃逞忿以逞。輒亦訐望之陰私以相抵報。使後為御史大夫者。何以獨舉其職耶以是不直於上。剛而不遜。宜其及矣。夫以高陵之訟。延壽且大傷表率。閉閤思過。此非思過時耶。乃

[illegible]學[illegible]老[illegible]之儒者表見不同乃反如是

噭噑躑躅還陌刑辟望之固不能為國客賢延壽亦自掇也

汲長孺蕭長倩皆廩廩氣節堂堂立于人之本朝嶷然無所撓廢真古社稷臣也田蚡以太后弟為丞相驕貴踞受中二千石拜謁不為禮而黯見未嘗拜之大將軍青尊重顯亢禮而已不拜也望之自諸生被薦廷謁大將軍光卽不肯露索受兩吏夾持自引出閤其不徙碌碌如是又兩人皆正色在位能直言爭人主過失不少回避雖不盡嚮納其

辭益弘多矣。亦皆恃其剛直。不肯折節。官能大不能小。任內而不樂外。黯自起廢爲淮陽太守則泣辭病力不任事。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望之拜平原太守。則請守諫官。斯其短也。亦弗可圓爲方。猶弗可小爲豪。材固然爾。黯自結髮仕漢至武帝親擢列九卿。同時爲小吏者。皆躋位至丞相御史。而黯至是已歷官二十餘年。復出守淮陽。積薪之喻。黯固不能無少望。望之由諫大夫出則憂末而忘本。宣帝固未爲不失也。不然。則黯於武

帝之七年嘗守東海以治最聞豈其薄淮陽蕭望之爲霍光所抑由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古抱關之職也亦嘗從友人之嘲曰各從其志矣豈其不樂爲太守寄千里專城耶士固有見也然黯自一出不復得入而宣帝一入望之之奏遂不復出至於寢疾則又屬望之以受遺輔孤望之獨可謂遇主矣大抵兩人材氣畧同獨長孺尤能以道誼發意氣故常正直而不阿務忠厚而不苛刻正直故毀公孫弘之懷詐飾智忠厚故數質責張

湯之深文巧詆。望之始由丙吉薦得召。及吉以重德尊齒。任職三公。而望之意輕之。有相傾心。王直者不肖也。又多論劾。不能勸人主情材省刑。趙廣漢韓延壽之死。皆其力。忠厚者不為也。顯行脩潔由列卿至為郡守。四十年。死之日。家無餘財。而望之為御史大夫。嘗一為韓延壽持其在馮翊時。放散廩犧官錢百餘萬。一為繁音婆延壽奏其不奉法自脩。擅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雖議起摘觖跡非左驗。似亦望之素行之不足亮矣。此二人者。

蓋寬饒封事

黜學黃老言而毀儒。望之翛然儒者也。其所表見不同。乃反如是。祁豈翳之天資固自卓然也

蓋寬饒封事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聖賢。家以傳子孫。若四時之序。成功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在其位。此說爲天命難諶。天位難安。以廩廩庶幾悚意人主。蓋詩書以來。人臣告其君。往往則然。而文墨吏遽當以求禪。世豈有若言請人之天下者耶。而阿意詆欺。甚乎哉。谷永疏云。臣聞天立王者以統理人民。方制海內。非爲天子。故垂三正

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此大指與次公同。而求又度五帝。弗言。顓顓稱三王放伐之事使成帝一日以求屬吏。則議且以求意問咼矣

餘冬序録曰。漢孝宣殺趙蓋韓楊。皆不厭人心。後世追論其用刑之甚必並舉而言之東坡作二疏圖賛曰。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不及趙者。豈以廣漢持魏相足非猶有自取之道故耶。今按廣漢本傳。廣漢爲京兆尹初大將軍霍光

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禹第。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帝聞心善之。因召問廣漢。廣漢由此侵犯貴戚大臣。率多果敢莫爲持難。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史禹故劾賢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禹坐腰斬。廣漢會赦貶秩。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

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冀毋窮正已事。適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制下京兆尹治。廣漢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事下廷尉治實

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於是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刼持奉公。宣帝惡之。下廷尉。竟坐腰斬。事始末如此。則宣帝誅廣漢。公案也。廣漢之誅死宜矣。且夫已爲京兆不能容大將軍家私屠酤。已客私酤而曲庇之至欲誣殺數人未已。浸淫且欲殺丞相夫人。不亦大横矣乎。身爲大臣不深惟國家大體。以忠厚正直佐人主。顓挾小數。爲微巧伺人之得失。陷人於敗以倖爲功。其始也窺上微指。輒摧抑大將軍家。大將軍

惲死亦自有取

家族矣。膺漢名位。且因是起。已復妄意天象。至欲勝持丞相陰罪殺之。若何儉人之用其心而冀以是免乎。其視蓋韓楊三良臣。雖同日而尸于市。其枉直固有分矣

楊惲貽孫會宗書云。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不惲遭讒。失侯家居。與朋舊書疏往來。道其平生。亡故斥及君父。至深言不諱事。且日有時而既則景流跡熄。恩義且斬絕焉。雖亦死生常理。無足恠然。此言豈出於臣子之口。帝積前疑。又本上

定國不能爲釋之之守法

事頗類咀呪故帝以怨望致之死誠過然語言犯上惲亦自有以取之也若惲詩云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蓋自况其功名迄無建立故取樂旦夕更復何意而讀史者求其說不得乃曲爲箋解謂其詞旨别有風刺此雖當時漢廷深文不及此也無惑乎後世詩獄之紛紛矣

或問于定國爲廷尉而坐視趙蓋韓楊之死不能爲張釋之之守法潜室陳氏曰漢廷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

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吐柔不茹著平也趙盖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須說耳按漢書趙廣漢之獄明言下廷尉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坐腰斬則于定國時爲廷尉何解也至太僕戴長樂上書告楊惲罪事下廷尉則廷尉定國奏惲怨望稱引爲妖惡言大逆不道天子不忍加誅免惲爲庶人而騶馬猥佐成又上書告惲章復下廷尉覆按驗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則定國於惲凡

更兩當其大逆罪矣惟蓋寬饒封事則下中二千石韓延壽事則下公卿然廷尉不預耶寬饒之誅也鄭昌以諫大夫上書訟其寃不聞廷尉有詞也孟子告蚳鼃矣身爲廷尉使天子之刑有不更廷尉廷尉不得舉其職猶靦面居位尚得與張廷尉互哉夫何意人主巧傳會使天子殺不辜盡力公忠之臣至於駢首猶曰不吐剛茹柔吾不信也

或問當定國時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二者優劣曰天

民自以不寃則間有寃者

下無冤民民固自以為不冤矣民自以為不冤而固有冤者天下見之有以亮其心而然也緣曼倩以柔嘉之德事彊明之朝雖力之匡言而心存於慎當其詳讞審恐之意著乎色詞故天下能見之要之克釋之之守法使臣主俱賢克定國之任職則過在君上矣兩人雖遇主不同自其材性亦異予竊謂張釋之殆可相景帝弗用也定國為相至元帝時而猶無有發明受詔條責則惶恐乞骸骨歸印而已可獨謂宣帝弗任乎

廣德 貢欽 水餘 帽

元帝將舍乘輿。從便門乘樓船。酎祭宗廟。此經往程

數里。平流設操。容與平從橋矣。廣德欲諫者。身為

三公。從容。片言决。何必免冠而上趣之冠禮之也

未有言不用之意。而遽欲觸輪。以頭血濺帝。此豈

事體人情耶。是時弘恭石顯與外戚史高比而殺

蕭望之。詆黜張湛劉更生諸人。無所容。此其用舍

繫人主安危。豈特從橋乘船間而廣德若罔聞知

杜欽谷永之專攻上身。斯買其餘智於此矣

琴操。王昭君者。齊國人。顏色皎潔。聞於國中。獻於孝

元帝訖不幸納。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偽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疏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乃便循飾。善粧盛服。光輝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乃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麤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帝大驚悔之。良久大息曰。朕已誤矣。遂與之。昭君至單于。心思不

樂。乃作怨曠思惟歌云云。竊惟所記昭君事。頗與世所傳異。及讀漢書。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號爲寧胡閼氏。生一男。曰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單于死。舊妻大閼氏生子。曰雕陶莫皐。皐長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惟此一婦人。而周旋匈奴單于父子間。亡恥如此。又讀後漢書。昭君王嬙。南郡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廷。時呼韓

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從胡俗。復爲後單于閼氏焉。與琴操漢書所記。一無異。其天地間妖淫婦人也。祗緣曠生怨。積怨生忿。遂甘心背君父。忍以身妃犬羊。行狗彘。固欲是厭。它尚曷卹耶。世徒

見西京雜記所傳毛延壽事及晉宋以來諸家詞曲往往借妃事以寓君子禮義之思因或發其悲歌慷慨之氣遂以為妃事然而不知也惟王荊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又云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氊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呂居仁云人生有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如胡地人兩詩為道妃意中事然詞涉流宕義鮮規刺幾於勸矣必也理正詞嚴事窮情出照

邪膽於秦鏡懸妖首於周旌庶幾哉其曾敷一曲

漢東平王上疏求書

漢東平思王宇成帝時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覲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

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慮意。夫小辨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唐吐蕃金城公主上書。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秘書寫賜。于休烈諫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且吐蕃之性慓悍果決。善學不回。若使之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于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必不得已。則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强盛。征伐

競與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讒與之國之
患也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
識禮經今哀求稽顙許其降附漸以詩書斯可致
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禮義
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按經術德義諸王之
所宜懋明也舍日而子史博士乎况東平王氣力
勇武曾未閑於師傅之教五經之正術其前罪且
未有以貫也而求他書過矣至於王者以同文建
治使詩書之誦被乎裔夷忠信之教行於蠻貊豈

非顧乎天明乎書則茂乎求王之義明乎詩則畏乎撻伐之威明乎禮則將以儀文之遜讓易殊俗明乎春秋則將以名分之謹嚴束悖心於是乎四夷可以冠帶而撫也奚不可之有衛乎休烈之言何視天下以不廣乎故均是求書也以漢則不與之爲是以唐則不與之爲非

王商更欲納女爲猥

王商爲丞相大將軍王鳳怨之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内事因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

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惶怖。更欲納女爲援。廼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張匡巧佞。上書願對近臣陳日食咎。言商誣罔。誖大臣節。故應是而日食。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勿治。鳳固爭之。卒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晉賈充爲尚書令。而無公方之操。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咸疾之。及氐羌反叛。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朝之賢良。皆偉充此舉。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愷。計無所從。

將之鎮。百僚謁於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勗因請乘間言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言充女宜配儲宮。帝納其言。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商迫於不得已。而充於憒眊不知所為之中。皆銜女以自鬻於上。而固其寵以保其位。然充遂自此得知。而商竟於不振以死。以是知小人之術。惟小人精為之。君子而出於小人。鮮有能獲。而徒以賈

其平生爲可哀矣。玄商聲譽立朝。凜然大臣之節。其所樹立。踰王厥何物。而晚節求路。一遭困躓。遂失故步。其計畫亡復之至。乃與賈充等。易恒之六三不恒其德。亦可羞也。蓋商之謂耶

漢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以爲令犯法者。各以發時律令論之。明所有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棄去。於法無

以解。請論。御史大夫孔光。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魏初天下草創。多逋逃故亡士。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鍾繇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

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自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以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又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其族兄顗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而荀氏所

生女芝之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之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法貴得中刑慎過制所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文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僇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於是有詔改

谷永要奏不心

定律令。三事頗相類。而聲建大義。脩明永制。哀矜
無辜。眞仁人之言也
谷永待詔公車。對策天子。雅知皇后許氏。先帝外家。
不緣色選。后父許嘉。又用事與王氏爭衡。疑有纖
介。首言內寵太盛。嫉妬媚嫚。專上妨嗣。等之晨閭。
抵日食地震之異。又言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
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闊略毋黨。其巧
詐多窺伺。善傳麗如此。王鳳柄重。外庭議咎。而後
宮無繼嗣。又太后憂念。輒復上書。盛陳骨肉大臣。

有申伯之忠白氣黃濁之異不可歸咎諸舅。宜急復盎納宜子婦人。毋避嘗字。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斯數言也。於上無咈。而所以效款於王氏者。則已慇。且自謂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佑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不知其所謂直言者何哉。又謂由疏賤納至忠甚苦。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所謂腹心大臣非鳳耶。是乃公納私交。而曾不顧上之謂已阿

慕。可謂無忌憚之至者矣。鳳旣德永擢永爲光祿大夫。則又奏書謝鳳。謂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而說其狂言。願同齊客。隕首宮門。以報恩施。爲門下死士。及見鳳年老。而王氏諸舅。惟平阿侯年次當繼。則又傾心。以預營其終身。鳳死而以位授車騎。觖所圖矣。則又說譚與之不平。而又疑音之惡之也。則又說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而享天意。蓋又欲音之拂瀰而用已也。至於黑龍之異。則又顯指其忠於同姓。蓋

[illegible]之評

是時許氏廢黜。無可爲分咎者矣。永通天官京氏易。明三七百六之數。知漢祚將亡。當移王氏。凡永前後所以自謀其身者。可謂無遺策。而所以喪失其本心。則亦已甚矣

杜業。欽兄緩子。杜欽不遺餘力。以事王氏。誠背公死黨之賊臣也。使及新室。則綽爲佐命元勛。豈甄豐劉秀後乎。而業款款正言。詆王氏殖黨顓政之咎。及斥張永爲奸人之雄。惑亂朝廷。蓋子眞更生之貳。而班史贊。乃右欽而絀業。此爲反道詭理。乖是

非之評。使後人何觀焉

王莽篡漢王氏之不當莽者閣一人而已漢書不明

言其見忌之繇然其必不爲莽請說符命。可知

也。故莽篡而閣獨懼莽誅而閣獨全閣知矣哉

金臺十上篇卷之十終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一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匹夫匹婦心合而為神

傳曰匹夫匹婦合而言之神也謂夫衆心之合則大公出焉王莽之擅漢也吏民上書請加賞於安漢公者八千餘人又以不受新野田封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可謂衆矣當是

時豈盡二人心耶。甚矣莽之行詐而無忌也。彼八千餘人。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者。孰號而來。諸孰數而孰籍記之。又安知非僞鬼而彊名之。且莽欲張威權。顯符瑞。誑耀矯誣上天。則黃龍可使游於江中。風厲遠人。則白雉可使貢於塞外。而況夫區域之內。廟堂之前。僞苟可飾。孰證其非。威苟可脅。孰爲之梗。彼同然上書。有之無之。其寡其衆。又何足覈乎。然莽能使此八千人。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者。和聲合詞。雲滃霧起。頌其功德。

而非衛氏之絕故爲變謚持血濡門以警懼莽者莽之長子也。齊劉氏之廢稱疾不復朝會者莽之愛女也雖莽亦不能禦其必然則莽之詐於是乎不可行。夫莽威以行其詐故能詐於威之所及而情愛之地反不能什其不相然之心蓋天理之在人而不容已也。由此觀之孰謂匹夫匹婦而不爲神哉

人主至富勢矣祿位隆絕矣無可加矣加之而可者名與壽而已故雖剛主明君超覽絕識睨天下無

以嬰其衷者而玉檢之侈心金丹之毒性沿秉而莫之寤也不欲封禪禁上書人頌言聖過湯沐里而不敢與父老遠期復十年租光武於是乎不可及矣

光武禁上書人頌言聖然賢主也秦政自以德兼三功過五故合崇其號曰皇帝其焚詩書惡人以古議今也削謚法惡人以臣議君也蓋愚天下而傲然以獨聖已矣然人至于今愚之光武得天下過湯沐里召父老賜復一年父老請復十年曰天下

至大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此光武之所以鎮守天下而延祚長也秦政自以爲祖皇欲子孫以一遞萬而無窮然不再傳而白馬出關赤龍當天矣

客星觀象玩占云非常之星其出也無恒時其居也無定在忽見忽沒或行或止不可推筭寓於星辰之間如客故謂之客星觀其所出之日所寓之舍以占何國視其五色以知何祥大抵星大者事大星小者事小守日多者禍深守日少者禍淺行速

者應速行遲者應遲其色青則爲憂赤則爲旱爲兵爲火白則爲喪黑則爲水爲病黃則爲土功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余因是以徧考群史凡書客星所經十二國分野二十八宿雖大小遲速不同蓋未有以爲吉占者其爲祅異著矣天玄象感人恒以類應賢人星聚而陳寔荀爽兩氏父子一日而胥會於五百里內以爲有合焉月犯處士星則何胤謝朏皆會稽嘉遯爭爲名高惟恐其不以一死當也客星至犯帝

在術者以爲子陵足加帝腹非其人與其事之應也

桓帝與河南尹鄧萬龍潛之舊通夕飲博客星遂犯帝座夫帝居王萬王夫而狎寵褻戲相逐也衰代凶德相值也使夫逸士芳軌英主隆節一夕高會千載盛譚而反迷召逆象冥會凶符非天道也

按通鑑載光武徵子陵在建武五年是歲漢書紀志皆不載有客星之事至建武三十一年十月有客星出二尺許西南行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占曰死喪後三年而帝崩客星

之果爲凶害祅異光武當之矣至謂與光共臥光足加帝腹客星犯帝座此傳者妄也里巷不識客星徒高其名又高子陵之不臣光武客之帝座者天子御處也須洞皆傳共臥事因傳會是應以相豔異范曄偶不察而拾之傳然終不再見於紀與志故知范亦偶失之筆而不及削也千百年惟司馬文正脩資治鑑灼見其誣削而不書可謂卓識矣

問曰卓茂爲密令部亭長私受人饋遺茂不以律懲

吳茂荷密令

而以禮徐訓其民而靖之何居曰停夫子康所謂先有司赦小過者眞宰事也俗既下衰以熏繫吏不得不峻愼其坊其削也吹毛索瘢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而吏不勝安得長者之言而寬之雖然適吏之自處確矣平居無事聽睞而受諸人意之所牽當辠之際法必有停而不行夫懸魚瘞鹿非高風乎開曰彼其爲亭長也爲縣令則不可曰不然唐人有言取之在義不在官且記不曰小臣廉乎

君子無敢曲意矯情

後漢卓茂辟丞相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解與之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乃步挽車去後馬主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劉寬嘗出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曹節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主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劉虞居鄉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爲是

屢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晉王延宗
牛生犢他人認之延予無吝其人後自知妄認送
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予之不復取也朱冲有
隣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慚以犢
還冲冲竟不受余謂失主妄認不辭辨而遽與之
已非人情若歸而受之嘉其悔過不猶瘉乎而遂
不復取夫私惠不足以歸德小廉未足以比義而
予人以無故之獲陷人於不韙之罪若延與冲者
甚矣蘇東坡嘗讀梁史謂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

卽予之後得所失履復還之不肯取沈麟士亦爲隣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卽予之後得所失履麟士笑曰非卿履耶復受之士大夫出處當如麟士不得如凝之也盖麟士胸中釋然凝之有意若延中亦凝之類巳漢直不疑嘗爲郎時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覺亡金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金同舍郎大慚後漢陳重爲郎同舍郎有告歸迎者誤持隣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

褌以償之後迎親者歸以褌還主其事乃顯晉梁虞𥇌行寄宿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出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徧尋體問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宋徐積借人書冊經久還之人知其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遂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强使歸金終不受元蕭㪺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㪺拾之謂曰脩無他人獨翁居後耳㪺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

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與前數事相近然解衣脫釵見非本物買金市肆大費經營近於曲意以成人之過矯情以納已於汙矣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盜賊之名豈特爾汝伐國之問尚深欿責孔子必察顏囘之嘗飯孟子不償館人之業屨疑之輒子竭嘗何名還而不受含意尚在直躬君子宜皆無取焉

東漢初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門內之收李忠母妻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格殺之諸將皆

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欲其劣何猛也。忠曰。若縱賊
不誅。是二心也。世祖聞而義之。因詔遣騎救老母
妻子。忠竟辭。五代後唐烏震少事趙王鎔。鎔爲張
文禮所殺。震從符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
母子妻十餘人招震。震不顧。文禮皆斷手鼻縱至
習軍。軍中不忍正視。震慟哭感激。先士卒攻破鎮
州。晉范延光之反也。以李彥珣爲步軍都監使守
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其母尚在邢。遣人
之邢。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

射殺之。及延光出降。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元石珪本宋徂徠守道之裔孫也。金貞祐南渡兵亂。珪聚兵山東與宋爲敵而遠歸欵於元及渡淮棄其妻孔於金山。宋將追而好語之。不顧妻子。皆沉於淮。珪因降元。與金戰於曹州。被擒不屈。蒸殺於市。彥珣以身從賊而手殺母。忠孝之賊也。處猶假手於敵。然不能一間耳。忠之母妻。僅而完幸也。殺其母若妻。忠志也。且屬寵在敵。寵弟在忠。并同謀。焉若之何寧離之相及也。夫古之人固有爲其君諸

其妻子者。以爲大誼所在則私愛可割也珪爲金拒宋殺其妻子可也何者。固以金爲君也爲宋拒元殺其身亦可也何者。宋又其故君也。今也既爲元拒宋殺其妻子。復爲元叛金。殺其身何爲哉隋堯君素者守河東唐兵攻之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諭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予以爲若君素者其志可哀已。其身在於君而其妻寓於敵得而殺之

妻死於不辱。以殉其夫臣死於不降以從其君不亦光乎

漢李善蒼頭

漢李善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歿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唐元德秀兄子繈褓喪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陰陽不同質。爲男子而湩者。此理之不可解也。然人之精神。亦安所不至哉。揮戈也而却

殊勳 卓行 皆長 鬚

日。拊膺也而殞霜。悲泣也而頹城。浩嘆也而決石。故誼奮於志。誠結於心。即天地爲動。而況近取諸身乎。然則肓之目。可使復明。誠孝之感也。折之脇可使復合。忠精之祐也。以古揆今。何莫不然

世有奴婢。妾爲之目。要是天地間蒼生。豈天實施生斯輩耶。如漢衛青殊勳。李善卓行。皆長鬚也。賢而賤。蠢斯。或蠢焉。何可滅之。劉文饒嘗指人言奴爲畜產。有旨哉。昔陶彭澤居無僕妾。井臼自任。嘗遣一力。給其子讀書助薪水。遺之書曰。此亦人子也。

可善視之。仁人之言則然。黃太史亦嘗論御奴婢廼云。退自省不肖之狀。在於躬者甚多。夫人情苛細責人矣。惟責勢人而不得。則怨之責。正人而不得。則或反之。奴婢得肆其責者也。廼於其怒遷自歛哉。瞿然省已。非忠恕之道乎。孟子云。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人役也。孰爲奴婢。彼獨貧耳。世之奴顏婢膝。奔走入門者。何限。獨以冠衣濟楚。反相驅策。恣爲怒詈。不思其中之有愧也。哀哉。

瘦羊博士

東觀漢記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

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鈎甄宇耻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後召問瘦羊博士何在京師因以號之甄宇之瘦羊馮異之大樹也所全多矣彼一羊肥瘠而紛紛爭諸祭酒博士平日所講誦謂何乃使人不爭於錐刀之末乎

周黨報仇

風俗通太原周黨伯況少爲鄉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到與鄉佐相聞期鬬日鄉佐多從正往使鄉佐先

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復與慈之數曰蘇與。乃知非其家即徑歸。而應劭云。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兒被發則得就業鄉佐雖云克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讐者。謂為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是也而予以為凡黨之惡佐以為辱已而讐之者。以其發已過耳。昔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郅惲何顒不背死友

則喜尹綽數簡子也必於衆人中安知佐非黨之益友與夫以身蒙過所謂辱也發而昄之穢我緼袍胄之華袞榮莫加焉斯我愛也安得讐之君子曰漢世履儒者著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遽數也黨欲附為儒其以斯言誤之非其學春秋之罪也

郅惲友人董子張父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恐天命而痛讐未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

而不憂憚卽將客遂讐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遂死何顒友人虞偉高有父讐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爲之復讐以頭醊其墓或曰二子可謂不背死友矣況生者乎對曰不然君子不遺禮以爲義夫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不同國斯禮也則然解者曰無故而殺人君誅之不得則子報之子報之不得則兄弟報之兄弟報之不得則交游報之報兄弟之讐則殺於父矣報交游之讐則殺於

兄弟矣斯義也以情生以禮節故等殺著焉緩急差焉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兄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兄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夫以從父兄弟之讎猶執兵而僅陪其主人之能者而二子者藉軀魁友氏爲之復讎不已愆於禮而傳於刑乎曰若是則死者已矣對曰不然必也爲之

請於官而以法行之雖作死者於九地而勿愧可也

丁鴻求仁服義

丁鴻父綝封陵陽侯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逃去鴻初與鮑駿同師事桓榮甚相友善駿遇於東海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知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按鴻幸性推讓效跡於西山既而感悟就國決機於東海始逃爵以求仁終逃名而服義可謂不激不詭中行獨復也

虞氏祖孫材性實異

虞詡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寛恕每冬月上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决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而詡後以材能崛起歷官至尚書僕射經言徵矣及詡臨終乃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祖父以决獄平允衍慶於詡至詡以多殺

寡祚。詡祖父能爲于公詡不能爲于定國耶。平時閱獄必加矜恤可云寬濫至于用兵則倉卒之際鋒刃所加。必有橫罹者火炎琨岡。玉石俱焚非得已也。且天道恢幽未易可測。以獄一事觀之庭堅忽而不祀張湯杜周酷吏也。多後而昌。斯又何說可屑屑然數責之哉然予觀於虞氏祖孫其材性實異。經性仁恕。仁恕之推類多平反詡性剛直剛直之流易至酷烈且詡爲司隸校尉三公嘗共劾奏其盛夏多拘係無辜迺祖無是也。其在朝歌擊

朱子有言天生天殺

賊於刦掠之際緣而多殺蓋往往宜有之至其苛刻之甚亦豈一朝之積則其獲罪于天固亦自有繇矣惡莫憯乎其意一有輕忽人命之心天之所厭也豈必手刃殺人乎哉故君子觀於經與謝則一念之憯舒必異而天道之報施已不爽於幾微矣吁可畏哉

朱子有言天生天殺天之理也人豈能殺之余觀梁冀惡張綱則以爲廣陵守鄧隲惡虞詡則以爲朝歌長盖皆借賊手殺之也而二子遂能驟起事功

彪名於罔極殺之者乃所以成之雖使盡與偕以薦賢爲國之心而用二子所以成全二子者亦豈能越是與蓋才全則遲險爲夷命在則因禍爲福斯理固然而姦人者徒憑其勢之無不可爲顚役其私知於不可如何之域以陷人害人亦惑矣然則唐顏真卿張鎰之皆不免於賊世謂盧杞殺之也者杞雖姦能自爲天乎

陳忠奏獄代死

陳忠奏上獄條請毋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按子代母弟代兄孝弟存焉耳其勿聽以行法可也

聽之以扶化起俗。亦可也即有慈孺含哀友兄抱痛發憤請命。詞旨惻切。則如之何聽之則傷倫理之則礙格於是乎不可行。按應劭傳忠此議蓋起於尹次史玉之獄。初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求代其命。因縊而死。尚書陳忠以罪疑惟輕議活次玉。夫殺人者死何有於疑。初軍雖死次玉之罪固在。一則伏法於市朝。一則自經於溝壑。毋相當也。若以一人旬死一人比生。則人可百身。法無一切。誰無慈

嘆尚書郎過誤可惜

愛之心徒使觸延於無故之親長而惡常加於兒惡之子弟豈所以為教與昔孟子云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夫使我殺人而人就殺我之父兄孟子以為猶已之殺其父兄也使父兄由我而殺為子弟者獨生有是理乎

漢詔賜降胡十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明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鍾離意入叩頭諫而止

唐度支奏誤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宣

宗閔之怒推案誦罰之過誤可矜也漢尚書郎可貰也如正人之誤誠無邪心然比周以蒙蔽不可開也唐權容承旨不可原也

後漢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恢乃止唐蕭廩第進士遷尚書郎父倣領南海廩解官往視南方多穀紙倣敕諸子善補殘書廩諫曰州

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於篋笥貪者伺望得無薏苡嫌乎儆善其言而止昔人稱宦橐曰圖書數卷而已晒二子之諫其父有創於薏苡之事可畏哉後周時江陵既平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惟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以梁朝珍翫文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惟見墳籍而已宋曹彬平蜀囊輜重甚多或言悉奇貨也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銖金寸帛之附唐瑾

之墳籍曾彬之圖書而向非有二帝之祭又一馬伏波矣乃知二子之諫信是卓識不可忽也北齊郎基性清慎無所嘗營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惟令寫書潘子義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吁風流罪過正自不免吾輩不可不知以常自勗耳

承宮傳永平中徵拜中郎將數納忠言朝廷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

遠宜選有威容者乃以魏應代之按少子居鄉篤行立朝直節久而益著名播乎匈奴豈聲音笑貌間哉夫彼以誠來而示之以詐非所以重中國而懷遠人也

馬季長非終身富貴不可

馬季長韜跡南山抗命於鄧氏庶幾哉有靈龜之操乎已迺饑寒困心輒悔以尺羞滅軀猛然赴召何初心之遽移也尺羞可忍尋枉亦為迤遲至于頌東巡頌西第且為冀執筆草奏誅李固亦其積漸致然矣孔子稱無欲而後能剛夫處貧難處富易

然一理也。必毋慕富貴而後能安貧賤。融高堂絳帳。聲伎滿前。吹笛皷琴。莚生任性。以此自爲。非務其身富貴則不可。其能放聲滅跡。巢棲茹薇。其丘園之賁。同綺季之風乎

酷吏傳王吉爲沛相。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黨錮傳賈彪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史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

東北行粲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按殺子者與殺人鈞罪法乎殺人之父母將生其子情理乎夫父子天性也有子而至於其父母殺之長民者其教之無素養之不預可知已矣孰無砥犢之愛乎夫將制之常産俾俯仰之有資也嚴之丕式俾嫁娶之勿踰也如是而有不養子者乎信其父母罪矣如其不然而徒以重法禁之雖其父母日殺而子不能舉也非其父母之罪也爲民父母者之罪也 荀悅漢紀王吉始居長安東家有棗樹

垂吉庭中吉婦取其棗以啗吉吉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見吉去婦欲伐樹隣人止之因固請吉婦還其厲節如此君子曰吉之厲節不若無節昔孟子惡敗而欲出其妻其母亟止之夫夫婦亦大矣會唾涕而棄之乎聞之出其妻者令其可嫁故炊梨不熟罪不止於炊梨也曰使子亦有過焉耳此古人之心也吉以剝棗而去婦此何當於七出哉過甚矣昔吳起以織組與善而去妻亡日又以求將而殺妻識者謂起去妻之心已即是殺妻之心

吉幸尚未殺妻也。然則吉之殘酷。蓋似是其天性云。

陳太丘賈新息二事甚類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見世說新語政事篇。而東漢書賈彪傳。賈彪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云云。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此二事甚類。余意未必一時兩人乃皆有斯事。或記者各集其所聞而致有互異耳。然于此

陳寔不禁民越訟

寡。殺人雖殘。而會不若殺其子之甚。以盜賊知有妻子。而人安殺其兄。此司教化者。所以尤痛心而疾首也

東漢陳寔除太丘長。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嘆息曰。陳君所言若是。其復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北魏郎茂。授衛州司錄。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為隄

一事誣吾太丘

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茂謂民猶水也。是也。然防而闕之。潰如之何。訖與導其源乎。陳太丘得之矣

世說載太丘爲邑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余謂此一事誣吾太丘矣。欺君誠不忠。然亦因事有大小。豈得一槩執殺。詐稱母病殺。詐稱母喪。何所復施刑乎。且禮大夫不稱君。吏詐令長而曰欺君過

矣

或問蘇不韋之事何如

蘇不韋父謙為郡督郵。時李暠為美陽令。貪暴為民患。謙按其贓。謙遷金城太守。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非詔旨不得到京師。而謙私至洛陽。時暠為司隸。收謙詰掠。死獄中。不韋歎曰。伍子胥何人也。迺變到魏郡。掘其父冢。斷頭以祭父墳。士大夫多譏其歸罪枯骨。不合古義。惟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論曰。子胥憑闔閭之威。報楚讎。豈如蘇子力惟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亦優乎。或問不韋之

事如何聱隅子曰。公羊子曰父受誅子復讐是推刄之道也。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當父非有以受誅於法而讐以暱嫌私怨而殺之。果人子乎。寢苫枕干。不與讐同天而生矣。雖然報讐敵怨不在後嗣况先人耶。周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文學曰。以子及父。若癰疽之相浮。夫然者何罪焉殤生者。僇死者。非勇也。含有罪非信也。以子殺父非義也不當於是焉。亦甚而已矣。或曰。易言乎。讐爲大惑負其材力。有黑卯之悍而不當者。殤焉。以視欲若

而曰伺其便未有以逞也不勝憤懣云俚之志也少雪於枯骨亦足以當而上報其先矣夫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而又何過哉對曰不然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一時之言也殺人者死千古之通論也夫尚在而不常得以視息乎人亦患無志耳婦有綈車而刺讐女有秖寵以舒憤兒戴其鬚眉而稱丈夫者與故曰伏雞搏貍乳羔敵虎振而行之俟以歲月剸刃可也復讐者不拆鏌干顧乘其人之無知而甘心焉惡見其可乎夫貪暴之人又何

文季爲南陽郡吏

有於死父君子謂不肖之謀父之讐也其猶在子胥之後乎夫子胥讐國不肖讐人然員猶爲獨行其志必當而無憾者也

文季爲南陽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金三斤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守欲歸女就暉買婢曷謂貨乎死而貨之文季明已之不愛而意者以愛誣死君矣或人譏之當是也若夫念張堪把臂

之託。而厚贍厥奴。爲陳揖遺腹之孤。則寧退其子於延陵帶劍之信。程嬰存朔之義。比乎是之人

劉季陵清高士

杜密潁川陽城人也。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

袁安未嘗以贓罪鞫人

一乎。昱剴斷服待之彌厚。或問二子何如。答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恂恂居鄉。似不能言者。如季陵常道也。造滕之言。詭詞而出。推賢絀惡。佐政於理。有周甫之志。其可也

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爲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錮人於聖世。而有不忍爲。然則聖世無錮人與。飛廉惡來武不誅。共工驩兜舜不放矣。且安爲大尹。不能使人無贓罪。有贓罪而不鞫

佞臣說經以逆君惡出主奉禮以進世忌

必人盡爲其富貴之望者民無類矣宋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得所況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乎即符袁論然捃拾小過誠不可也

漢戴良母卒伯兄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苟情不佚何

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周宣帝高祖山陵還欲作樂令議其可否大宗伯斛斯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內史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徵譖之下獄按食旨不甘聞樂不樂經本人情以著世教佞臣譎妄說經以逢君惡曲士猖狂棄禮以逃世患無足言者

徐孺子吊郭有道之母喪置生芻一束於其廬前而

徐孺子弔郭有道母喪

去束芻非所以弔也亦不當於廬之前其以束芻而寘於廬之前非弔也其風也白駒之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說者以爲賢者尊德樂義決於遁思故詩人嘆美而咏歌之孺子持此義以風林宗也林宗不得其義而曰吾何德以堪之若將以爲玉比德焉則孺子之意遠矣或曰何以知孺子之風林宗也曰按漢書稱曾赴太尉黃瓊之葬葬畢而去不告姓名郭林宗疑其孺也因選門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飯焉談畢

郭有道過茅容氏

訣去謂客曰爲我謝林宗大厦將頹非一繩所維也何爲棲棲不遑寧處盖林宗之愧爲白駒其不意濡於孺子久矣

郭有道過茅容氏容割鷄以啗母而疏食客也有道見而賢之君子曰茅也賢斯茅母不恤母也昔陶侃居貧母賢孝廉范逵過之母曰名士也止之鬻髮盛爲具而以饗之夫母也賢苟爲其子致客髮膚之不愛而何有於口腹故曰茅母不恤母也或曰漢世尚辟擧采謠譽其竟也浮僞之行與流競

張奐深病為節所責

之俗成夫林宗拘縶人物之柄以行乎四方故
士有咈心詭理以相中當是時以林宗爲成就人
材而不悟其敗壞風俗也

建寧元年時竇武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
以張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
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以功封侯奐深
病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二年夏青龍見
於御座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奐復上書請
改塟武蕃徙遷家屬君子曰張奐然明西州豪傑志

范滂不謝霍諝

請竇奐召自邉垣入司兵柄雖孤立無借勢之援後進非同謀之素然耳目於日月之下固亦知當世有竇游平陳仲舉矣顧乃受欺宦豎手刃元臣何舉事之不審與然則雖發憤讓封莫救已成之過與哀敗羣徒傷酷死之寃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范滂不謝霍諝以附叔向之於祁奚甚善然或者疑其矯不知是時正以朋黨見嫉中人之口若轉相報謝是中之也故有干焉以殊其跡此固未易與沾沾者論也

趙苞殺母論

或問趙苞曰慘矣殺其母授刃於賊耳或曰苞何施而可以存母曰是無策矣程子言之曰不得已城歸之君身歸之母曰棄其守土乎曰母子天性也昔者舜盖敝屣棄堯之天下而身從父矣抑不曰在君爲君乎曰在君爲君事有大於殺其父母也墟王國壓帝社也今以大漢棄一趙苞君之毛髮也於母則軀命也曰苞母也賢固嘗申伏劍之命矣曰雖母命之虜能解人子之心乎子既申程子之意爲此言後讀一泉邵先生學史乃曰身可降

城不可降。然必有所託。而圖爲不可破者。而後可以言不降也。苟身降而城隨之。其與幾何爲苞計者。守而不必邀戰。毋庻其全乎。或曰徐庻何如。曰庻無專城。其爲去也異於苞矣。是邵先生猶慮夫苞以身降。而城亦不免。未若守而不邀戰之足以兩全也。然守而不戰。何道可以全母。賊有求而挾質焉。一不得所欲。而肯置其母去乎。復讀空同子。或問趙苞徐庻之事。曰苞傷勇哉。不戰而死可也。不戰而死。猶足以存母。吁不戰而死。毋庻其全矣

不與之戰以平其心一死以明吾至心之無所解
也而盜亦有道得無感而動乎不然彼長慮為挾
其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亦安所歸也吁苞一死
也與其戰而殉母於死孰若死於不戰以贖母之
生知不出此而於彼則亦未嘗觀於會通之故也
昔盜欲有犯樂全子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
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
姑妻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盜
之不殺其姑以全子妻之自殺也君子曰若羗之

挾武威太守毋也使太守不戰而死羌亦豈遽殺其母哉惜也苞之爲母而不如樂羊子妻之於其姑也晉周虓領梓潼太守孝康初苻堅將楊安入寇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從漢中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以爲氐賊堅嘗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后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不

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

殺也竟以病卒太原然則趙苞如城旅可也

漢許劭汝南人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隋李德林博陵人博陵豪族有崔諶者僕射之兄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十餘輩稍稍減留比至德林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劭德林皆孤舉獨行之士此豈其力有所勝迺能禁人險佊使人意消神沮於詞色之外所遵何道

而然迺知毛玠典選，而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長吏垢面羸衣裳，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楊綰使相，麻出而上將撤聲樂，中丞毀第宅，京兆尹臧騶從，舉非異事，彼直一箇士，而其所樹立所皷動不已遠哉

襄平李敏，漢末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强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敏子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

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服燕國徐邈以不孝竟
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
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若信所娶雖情事終未克
中於禮則亦可以無遺闕焉漢末王叔漢父子方
出游二十餘年不還[illegible]尚書郎有人告子方
死於汝南即遣兄往[illegible]叔漢即發哀詔書賻錢
一十萬既而子方從容稽還叔漢詣闕乞納賻錢
受虛妄罪帝詔將相大夫會議之博士任敏云
凡人中壽七十視父同儕亡可製服也子方在遠

人指其死不可驗也罪不可加焉詔書還錢復本官愚以爲父游蒼梧卽非阻絶難致死於汝南亦須時月可審叔漢始則怱昧尋訪遍營顯秩旣而憚苦奔赴遂頁凶事不孝孰大焉還錢奪官則漢氏之政行耳

管寧去中國居遼

後漢管寧去中國居遼後中國少安客人皆還惟寧晏然若將終焉魏文帝以獨行君子徵之寧遂將家屬泛海還郡及魏拜寧爲大中大夫又拜光祿勳悉固辭不受上書稱草莽臣明不自列於士大

夫也寧去就出處如此何也曰難而往解而歸情也寧自爲去就豈關魏哉其去而復歸也狐死首丘之仁也其辭而終隱也鴻漸于逵之義也君子曰漢田疇管寧皆未嘗一日仕魏魏書有傳二子之辱也　按傳黄初四年以司徒華歆薦徵管寧時遼東公孫康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儁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適會徵乃將家屬浮海在遼東三十七年乃歸寧歸自避遼東之亂行與徵會非應徵也

管寧 大衡 牛主

後漢管寧幼時鄰有牛犯寧禾寧牽牛自涼處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大慚若犯嚴罪焉晉朱冲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隋李士謙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至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昔人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夫牽牛以蹊人之田過矣而奪之牛則已甚矣若三先生者蓋雖其家奴僕不爲也後漢承宮避地漢中與妻子家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與之不較魏趙澂有比居擅耕其田數十

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慚謝還地吳鍾離牧會稽人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認之者牧即推與之縣長聞之召民係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不可乃促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係民民慚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傍莫有取者晉鄭明子長翔欲墾萊田立表經年無主乃作遽熟人認乃皆與之郭翻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種及熟

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稲還翻。翻遂不受。妄認人禾。擅耕人田。勿予之可也。力不能辨。或義不屑爭。就與之亦可也。若鍾離牧者。不過乎彼縣長爲法録姦。何以遽爲之請。彼縣民爲誼悔罪。何以嚴爲之辭。夫將以明巳之不較。而不虞其以縱人之怙惡。將以旌巳之不貪。而不虞其以阻人之遷善乎。此其不可之大者矣。翻之不受事亦類此。又後漢北海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盗。輒助爲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媿。因伏

草中盜去乃起里落伐以會稽陳囂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藩囂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慚懼既還所侵又却一丈范元琰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歸以白其母母問為誰荅曰所以退畏其愧耻今言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慚鄉無復草竊晉范喬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

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桑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踰者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謝罪。虞乃懽然盡以瓜與之。隋李士謙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張文詡嘗有人夜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且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

濟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南宋郭原平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墮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至籬外。鄰里慚愧。無復取者。宋孔寺丞牧有民盜伐所種竹木。家僮執之。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斫而益之。盜者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嘆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為製橋。盜者慚不復渡。開道順倫。製橋便竊。或未發而輒匿。或既獲而就遣。獎惡縱姦。舉非人情

然盜亦人心焉。一發其伏。將終身自棄於不善矣。然則養其愧耻之心。開其咎悔之志者。亦或繇此術也與。若乃拔簪毁者。尤近矯僞。然情安爭席。義取讓畔。且夫灑灑善鄰。毁玉止鬭。則君子以解紛息爭。宜有取焉

飲水投錢行

潁川黃子厯古之獨行人也。飲馬輒投錢於水。過矣人生蔬食水飲。常耳。獨馬耶。將不勝投矣。夫人淫取於萬物而不貪者。水耳。水亦畢灌萬物而不言謝。潁流湯湯。一錢奚選耶。有貪泉也而投之可。又

蔡邕得論衡考

曰水有主以授其主無主是輸流委盈也吾傷夫有用之物而滯於無用也

上虞王充著論衡八十五篇袁崧云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得書止用談助書亦何事秘玩文章天下公器而視人勿廣邪且伯喈之才何謝仲壬或曰伯喈一見王粲喜曰此王公孫吾所不及吾家

書籍當盡予之於是有書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此豈獨容私論衡者予亦比得一證初會稽山陰趙曄著吳越春秋詩細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以爲長於論衡而傳之乃獨惜論衡耶

讀蔡中郎集云蔡中郎表太尉黃公可相國也將擬阜於申伯山甫亦猶新大夫揚雄儗莽伊周與復哉夫屬其慶則懷畏其威則諂也卒卓也死假登壇受終安知無懷中之詔乎

豢龍損靈。豢虎奪猛。以其所欲受於人也。蔡邕名世逸材。前葉當代者。德書濡跡於董氏。始畏其威。既惆其榮矣。雖誼申顯導。謀切隱圖。既無漸盡之高。徒深遇用之愠。哲人不為也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一